

人生的乐趣,就是打破一成不变!

Tante Inge haut ab

即使已经白发苍苍……

英格姑妈出走了

(德国) 朵拉·海尔特◎著

朱刘华◎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TANTE INGE HAUT AB

英格姑妈出走了

(德国) 朵拉·海尔特◎著
朱刘华◎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英格姑妈出走了 / (德) 朵拉·海尔特著; 朱刘华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1-09946-4

I. ①英… II. ①海…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254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2-2012-10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Tante Inge haut ab

Author: Dora Heldt

Copyright © 2009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
Munich/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英格姑妈出走了

Yingge Guma Chuzoule

(德) 朵拉·海尔特 著

朱刘华 译

责任编辑 武波 宋鑫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80mm × 980mm 1/16

字数 218 千字 印张 15.5

ISBN 978-7-221-09946-4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献给安妮卡和蒂尔，

我下定决心，

要让姑妈兼教母做起来不费力。

但愿成功在即！



第一章

—

月台尽头的女人头戴一顶红帽子，看上去很像英格姑妈，只不过英格姑妈从来不带帽子，而且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会自己动手拎行李。为看得清楚点，克里斯蒂娜眯起眼睛。真是像极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她此时不可能出现在韦斯特兰火车站。

克里斯蒂娜从那个女人身上移开目光，盯住列车的车门，约翰会从其中的一扇门下车。他是世上最神奇的男人。他们最近一段时间见面的次数太少太少了，今天是他们一起休假的第一天。五月在叙尔特岛上待两周，别提有多爽了。她踮起脚尖，月台上的人越来越多，火车里一定人满为患。终于看到他了，他从后面的一节车厢跨下车来。克里斯蒂娜想迎上去，可人流如潮，让这个打算几乎无法实现，更何况不知为什么约翰站住不走了。直到快赶到他身边时，克里斯蒂娜才看见人流在一个障碍物周围分开来。月台中央立着一辆满载行李的推车，戴红帽子的女人坐在车上，人们要么被迫突然避让要么直接撞在车上，一个个骂骂咧咧，一脸愤怒，那女人浑然不理，笑嘻嘻的。

约翰痛歪了脸，在揉搓胫骨。克里斯蒂娜眼里只看到约翰，她终于来到他的身边，伸手抓住他的肩膀。约翰转过身来，冲她微笑。蓦地触到他的双手和胳膊，闻到他的修面香液，她闭上眼亲吻他。世界沉没，

生活真美妙。

直到有人在她身后轻轻咳嗽一声。一个像英格姑妈的声音说道：“哟，这是你的新男友吗？”

克里斯蒂娜吓了一跳，松开约翰，看向坐在行李车上的女人。是英格姑妈，只不过戴了顶帽子。也不见瓦尔特姑父，但姑妈心情极佳，带了很多行李，正歪头端详着惊讶的约翰。

“您瞧，骂人要尽量友好，你永远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我是克里斯蒂娜的姑妈兼教母，虽然韦斯特兰火车站不是相识的理想地点，可那又怎么样呢？你们是不是老了点，竟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好吧，这种事你们一定知道的。”她又转向行李车，“你们知道怎么移动这个大怪物吗？”

约翰终于做出了反应。“您得压住把手，不然它会把车刹住的。我也没有骂您，那是痛叫。来吧，车子我来推，您想去哪儿？”

克里斯蒂娜还在盯着她的姑妈。她变瘦了，穿着紧身裙、浅色胸衣和一件估计很贵的大衣，拎包跟帽子很搭配。英格从车上拿起拎包，她显得有点变样。

“噢，这么简单？嗯，那就走吧。怎么了，克里斯蒂娜？你走吗？”

克里斯蒂娜不得不深吸两口气，才能够讲出话来。“你怎么会在这儿？爸爸说都没说过你要来，要不然我们就不住阁楼里了。三个人住，太挤太挤了。瓦尔特姑父呢？”

英格姑妈笑望着她的侄女。“你别激动，我不会睡在你们家地板缝上的，我在佩特拉那儿租了套休假公寓。哥哥根本不知道我来。你瓦尔特姑父不在家里，还能在哪儿呀。可我不想谈他，我想，是改变我生活的时候了。走吧，你们可以开车送我去佩特拉那儿，反正出租车贵得离谱。”

她将那顶不习惯的帽子拉正，深深地罩住脸，快步走向出口。

克里斯蒂娜望着她的背影，目瞪口呆，约翰挎起他的旅行包，推起满满的行李车就走。

上回她见到英格姑妈是在不到一年前，在多特蒙德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们庆祝瓦尔特姑父的六十五岁大寿。饭店名叫“橡树大院”，点的菜包括很多种烤肉、蔬菜和油炸丸子，饭后上来白酒，一切正常。唯有一件事不正常，那就是英格姑妈在致词中说，瓦尔特的退休生活让她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将他砸死在沙发上，除非他最终给自己找个理智的业余爱好。这种爱好指的并不是甲级联赛和他的保龄球，她觉得光这些还不够。瓦尔特姑父虽然显得有点生气，但没人拿这事当真，因为英格姑妈向来就不善言辞。

克里斯蒂娜眼前霎时浮现出了瓦尔特被打死后躺在血迹斑斑的沙发上的画面，但她立即使劲眨眨眼睛，把它赶走了。她看着英格姑妈，英格姑妈正站在车旁，看着约翰将她的行李搬进行李箱。

“是改变你生活的时候了，这话什么意思？瓦尔特姑父怎么办？”

“嗯？”她姑妈专注地观察着约翰的装箱技术，“您要是将红包横放，也许会好些，或者先放大箱子再放包。”

“我问瓦尔特姑父怎么办。”

“我已经说了，这事我不想谈。好了，你看，这样就行了。合上车盖，出发。你们可以直接开车送我去坎彭的佩特拉家，请不要绕道，我急着上厕所。”

约翰用力合上行李箱盖，拭去额上的汗珠。“您要不要去这儿上……反正我们有时间。”

“不用，谢谢。”英格坐到副驾驶座位上，解开大衣纽扣。“我不上不熟悉的厕所。你永远不知道……可以开车了吗？”

克里斯蒂娜询问地望着约翰，他点点头，从后面上了车。克里斯蒂娜望望站前广场上四尊近五米高的雕像，拉开了驾驶室旁的车门。这组艺术品叫做“风中旅行的巨人”，四个绿衣人，顶风而行。但愿不是个凶兆。

他们经过邮局，拐上车站路，英格转过身，沉思地看看约翰，客气地笑起来。

“您就是约翰了。您是仍住在不来梅呢，还是已经跟克里斯蒂娜同

居了？”

约翰在后视镜里寻找克里斯蒂娜的目光，她安慰地冲他点点头。

“我住在不来梅，我的工作在那儿，还谈不上跟克里斯蒂娜同居。”

英格姑妈又望回路面。“这样好，因为克里斯蒂娜最擅长挑选必须靠她养活的男人。”

“英格姑妈！”

英格姑妈笑笑。“怕什么，反正你已经离婚了，现在你可以独自消费你的钱了。这话可不是针对您的，约翰，您千万不要误解，我对您颇有好感。我只是不赞成这么年轻就结婚，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呢。”

约翰回答得很礼貌：“我四十八岁，克里斯蒂娜比我年轻两岁，都不是很年轻了。”

“没错。”英格姑妈点点头，“我老是忘记这一点。我的天哪，克里斯蒂娜，你都四十六岁了？”

克里斯蒂娜在一盏红灯前停下车，英格姑妈往左一指。

“你得在这儿拐弯，里斯特、坎彭、文尼斯塔特。你看到了吗？”

“英格姑妈……”交通灯切换成绿色，克里斯蒂娜左拐，“我可不可以提醒你，我对这座岛了如指掌？你看，约翰，那边是飞机场，机场后面是海军高尔夫球场。”

“噢。”约翰透过后窗往外张望，英格姑妈打量他。“要想看看高尔夫球场，您也不必这样扭得脖子脱臼啊，马上还有一座——叙尔特岛高尔夫俱乐部。您说说，您打高尔夫吗？您还没有那么老呢，或者您在做什么不正经的生意？”

克里斯蒂娜轻声叹口气：“英格姑妈，求求你了！”

英格拉下遮阳板，检查她的发型。“不管怎样，反正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够多了，一共有四座，您可以尽情发泄。”

约翰不动声色。“我不打高尔夫，我跑步。”

“没关系。”英格回答说。

说着话他们就到了坎彭。克里斯蒂娜驶上主街，经过漂亮的芦苇顶房屋，拐上布拉德鲁伯路。她注视着她的姑妈，看到她正望着窗外沉思。

“佩特拉住的那条街叫什么来着？”

“伍尔德峡谷，左边第五条。我还以为你熟悉呢。”

克里斯蒂娜没有回答，约翰忍住没有笑出来。他们停在一幢有蓝色老虎窗的芦苇顶房屋前，门牌上写着“宾至如归”。英格没等克里斯蒂娜熄灭发动机就打开了车门。

“谢谢送我过来。约翰，您能帮我行李搬进去吗？克里斯蒂娜，你可以坐在车子里，你停车停得真笨。我有空来看你们，再见。”

英格姑妈快步走向大门，约翰拎着她的大堆行李，保持距离跟在后面，他的面部表情含义颇多。

克里斯蒂娜是在遇到点麻烦的情形下认识约翰的。去年夏天她要在诺德尼岛上帮助一位女友维修一家酒馆，不得不带上父亲同去。她没有办法推托，因为母亲刚换了一只新的膝盖，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女儿必须照顾父亲。可惜海因茨上岛后就忘记克里斯蒂娜已经是四十五岁的成年人了，又旧病复发。克里斯蒂娜开始还保持克制，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因为海因茨开始破坏女儿和住客约翰之间的谨慎交往，理由是他觉得约翰的眼睛“阴险”。而且海因茨并未就此打住，他越发觉得约翰是个婚姻骗子，在儿时好友卡利和一个相当糟糕的小岛记者的鼓动下，他不遗余力地想要揭穿约翰的真面目。

事情被搞得极其复杂。

后来虽然一切都澄清了，但克里斯蒂娜担心约翰对她父亲的看法会深受诺德尼岛那次过分行为的影响。回父母家休假两周的目的是要让约翰相信，她是出生在一个十分文明、既友爱又正常的家庭里，海因茨的行为是一时的错误。现在英格姑妈突然钻出来，对事情可不利。

约翰慢慢走回来，坐到副驾驶座位上，克里斯蒂娜将手放到他膝盖上。

“英格姑妈是海因茨的妹妹，我的教母，她很亲切。”

“是的，是亲切。”他拖拖拉拉地系上安全带，“也许说话有点直接。”

克里斯蒂娜发动马达。“我们要不要再去喝点什么，还是直接开车回我父母家？”

“我们还是先去哪儿喝点东西吧。”

克里斯蒂娜边开车边求上帝保佑，但愿英格姑妈只是决定在一位女友的女儿家好好放松几天。

半小时后他们坐在文尼斯塔特“幸福迈耶”的平台上，眺望大海。水能安慰人，克里斯蒂娜希望对约翰也有用。他默默地喝着小麦啤酒，她搅拌着她的咖啡，一圈又一圈，沉默不语。他终于抬起头。

“我都这个年龄了，还因为要跟你去你父母家住两周紧张不安，真是可笑。”

克里斯蒂娜不觉得可笑，毕竟她父亲已经在诺德尼岛上让他坐卧不宁过。可她不能承认这事。

“约翰，我父亲实际上完全两样，他只是被搞得有点疯了，仅此而已。等你了解他一些了，你就会发现的。他平时从来没有任何野蛮的倾向，实际上他根本不会胡思乱想，非常地温和。”

约翰还是抱有怀疑，可大海似乎安慰了他，至少他在努力。

“或许吧。那你的英格姑妈呢？她平时也完全两样吗？”

“对，她很可爱，她跟瓦尔特姑父结婚四十五年了，有个女儿，叫皮娅，住在柏林，刚好四十岁。我姑父是税务稽查，他也许有点古板无趣，但也很亲切。英格是在叙尔特岛上长大的，她每年来这儿几回，看望她的老熟人，这很正常。”

克里斯蒂娜自顾自地唠叨着。英格以前每次来都带着瓦尔特姑父的，她脑子里重新浮现出沙发浸满鲜血的画面，她立即把这种念头赶走。

“你可爱的姑妈现在为什么要改变她的生活呢？”

“哎呀，她只是说说而已，或许她是指这回出来没带瓦尔特姑父吧，这事她几十年没做过了。”

英格不带瓦尔特出现，会引得家里的其他人多么不安啊！尤其是海因茨。想到这里，克里斯蒂娜就毛骨悚然。

“嗯……”约翰打量着克里斯蒂娜，“你这谎撒得可不怎么样。无论如何，我在诺德尼岛打败海因茨，活了下来，我也对付得了你家的其他人。”他向前侧过身来，拉起她的手，“我们可以跟你父母一块儿出去吃饭，也可以跟你姑姑一起去……可我还是希望，大多数时间没人打扰我们。”

“绝对。”克里斯蒂娜脱口回答道，“英格姑妈肯定只是来休几天假，到时候海因茨会照顾她，这样我们将会几乎见不到他俩。而且，反正阁楼间完全属于我们。”

英格说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到底是指什么呢？克里斯蒂娜心里暗想。

汽车在门外引道上一停下，海因茨就冲出门来。

“克里斯蒂娜，你的前轮压着草坪边了，你压坏它了，往后退一点。”

“你好，爸爸，见到你太好了，谢谢，我们一路顺风……”

“好，好，可是请你往后退一点，否则我一个夏天都只能看到枯草了。”

约翰咳嗽，克里斯蒂娜挂挡后退。停好车之后，她父亲拉开副驾驶座位旁的车门，边握手边将约翰硬拽出了汽车。

“哎呀，约翰，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好吗？你气色不错。你看看，这就是叙尔特岛，跟诺德尼岛完全两样，你肯定会喜欢的。进来吧，我妻子哪儿去了？夏洛特，孩子们到了！”

他绕过汽车，过去拥抱他的女儿，同时审视地瞥了前轮一眼。

“来呀，孩子，真是太好了，你好久没回家了。”

克里斯蒂娜越过他的肩头观察约翰，他揉着小臂，母亲正在热烈欢迎他。海因茨用食指托起克里斯蒂娜的下巴，猜测地望着她。

“怎么样，你幸福吗？他对你好吗？”幸好他问得很低声。

“幸福，爸爸，一切都好得很。你，我们想……哎呀，无所谓，我很期待将在这里度过的日子。约翰必须休养一下，他劳累过度，就需要安静，行吗？”

她父亲张开双臂。“这没问题。你干吗讲得这么滑稽？你们可以好好休息啊，楼上没人打扰你们，只有你俩住上面。”

“我知道，爸爸。我们也可以一块儿外出吃饭，比如说哪天晚上或什么时候。”

“为什么？妈妈反正要做饭的，你们可以跟我们一道吃。”

“爸爸！我说的是哪天晚上或什么时候，不是每天。我们也不想打扰你们。”

“这事到时候再说。好了，走吧，妈妈做了汤，喝完汤还有咖啡和奶油糕饼。”

喝完咖啡，约翰必须打电话，海因茨去了花园，克里斯蒂娜帮母亲洗碗。他们用的是好餐具，不能用洗碗机洗。

“怎么样？”夏洛特边擦咖啡勺边问道，“你好不好？我是问约翰和你们的爱情生活。”

克里斯蒂娜在考虑什么时候告诉她车站的偶遇才合适。

“很好。你知道英格姑妈在叙尔特岛上吗？”跟妈妈谈什么都比谈克里斯蒂娜的爱情生活好。

“胡说。英格姑妈疗养去了，去巴特奥恩豪森节食去了。她年年都去的。”

“我们先前在火车站遇见她了，她戴顶红帽子，带了很多行李，看上去有点变样了。”

“你看错人了吧？爸爸今早还因为税的事跟瓦尔特姑父通过电话，要是英格姑妈来了叙尔特岛，瓦尔特姑父肯定会说的。”

“可我们跟她讲过话，还开车送她去了佩特拉家。”

夏洛特垂下手里的抹布，皱着眉头望着女儿。“哪个佩特拉？”

克里斯蒂娜从她手里拿走抹布，继续擦拭。“就是她最老的女朋友汉妮的女儿，她在坎彭出租度假公寓。”

母亲一听冒火了。“这我也知道，可英格去那儿做什么？她一直住我们家的呀。”

“我们在这儿呀，她可能知道这件事。”

“她从哪儿知道的？瓦尔特说她疗养去了，她来叙尔特岛他应该知道的，或许是他搞混了。奇怪，但愿他不会真的老糊涂了。”

克里斯蒂娜将最后一把勺子扔进抽屉，挂好抹布。“反正她以后会过来的，到时候你可以问她。”

“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克里斯蒂娜若有所思地擦去洗涤盆里的一块水渍，“但愿什么事也没出。”

就在这时，约翰从楼上走了下来。克里斯蒂娜想，她可以跟这个了不起的男人共度两周，真是太美妙了。他俩，只有他俩。想到这里她膝盖发软，脸庞发烫。当他站在面前时，她亲吻着他，耳语说：“走，我带你看看海滩，我们开车去。”

如果他们知道还将遇到什么，她宁可这两周一直跟他待在海滩上，不管天气怎么样。

二

坎彭，五月

亲爱的蕾娜特，

你不会相信我都做了什么！

你说得太对了：在我疗养期间瓦尔特当然一点也没有改变。那四周他不能独自料理一切，自己照顾自己。周一、周三和周五他去我们家右边的邻居家用餐，周二和周四去皮娅的女友尤塔家，周末在足球馆里给自己买了根香肠。为此他免费帮忙做了所有的税务报表，片刻也不离开计算器，但他已经退休了啊。

最无耻的事发生在上周四，他过来说我一直想去听讲座或看戏，他买了一场很有趣的讲座的票。要我穿得漂漂亮亮，听完报告还要带我出去喝一杯（他真的这么讲的！喝一杯！）。

这么做很合我意，我正好有些重要的事必须跟他谈，这似乎是个不错的机会。（具体谈的什么，我哪天给你好好讲讲，这事很难写下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那天晚上吧。蕾娜特，我向你发誓，要不是房间里有那么多证人，我会杀了他。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参加的是一场关于公共医疗保险的活动，一场有关糖尿病的报告！瓦尔特说，他一直口渴得难受，他肯定患有老年糖尿病，要我听仔细，他非常肯定。报告结束后供应夹心面包，这下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一下拿了四个金枪鱼沙拉面包，因为他不喜欢我做的晚饭。（我做的是那种美味的鳄梨伴笋沙拉。当然了，在厨房里一站两小时尝试某种新东西的是我，但这位先生却狼吞虎咽地吃金枪鱼沙拉面包。）

然后再谈“喝一杯”！尤尔根街角酒馆里的两瓶皮尔斯啤酒，因为那里有首播频道，播放英国足球联赛总结。我也许生气了，而瓦尔特竟然没有察觉！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跟他讲话，我相信他也没有发觉，反而找医生去了。说他的两条腿总是沉甸甸的，他朋友君特患有血栓。好吧，他是自费病人，因此我们的家庭医生客客气气。

瓦尔特回来后大谈特谈君特和他的血栓，讲医生一定搞错了（他当然没有发现什么）。我回答，双腿沉甸甸有可能是他的老年糖尿病引起的，他听后很兴奋，又要去检测血糖。

这下我气坏了，我告诉他，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想外出旅行一段时间，考虑一下所有事情。你知道他回答什么了吗？“哎呀，英格，糖尿病又不是精神病，事情没那么严重。”

我告诉他，他已经有精神病了。我收拾好箱子，由于我没兴趣跟我哥哥海因茨讨论这些私事，免得才出狼窝，又入虎穴，于是我在佩特拉家租了一套休假公寓。她是我的一位老友的女儿，接下来几周我将住在叙尔特岛。她给了我特价。

好吧，亲爱的，我看到你在笑。我很高兴在疗养时我们能够相遇，是你让我认清了现实。正如我对你发的誓：接下来的二十年我不会再坐在沙发上陪瓦尔特看体育节目、听民族音乐、吃肝肠就黄瓜了。我不会！

相反，我现在正散步前往“高顶头盔”，去叫一份美味的午餐。在乘车去见哥哥和嫂子之前，我也需要这个。

顺便说一下，我在这儿遇到了我的侄女克里斯蒂娜，她找了个新男友。两人都大约四十五岁，站在月台上亲热。她现在又开始干这种傻事了，让我不得不钦佩。她离婚后本来多么幸福啊。

好吧，亲爱的蕾娜特，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英格

P·S：哎呀，途中我戴上了你送我的帽子，希望它带给我好运。

英格将信最后浏览了一篇，折好，塞进写好了地址的信封，满意地点点头，套上钢笔的笔套。这支钢笔是瓦尔特在她六十岁生日时送她的礼物，很高档的一支笔，刻着字。她当时得到笔很高兴，可她那时还没有真正看透瓦尔特。当她将笔拿给蕾娜特看时，蕾娜特很吃惊。

“一支钢笔。噢，真漂亮！这是办公用品，你丈夫肯定从税单上扣掉了。他应该送你一枚戒指，或者一次愉快的旅行。哎呀，办公用品？不，亲爱的，他应该送你更好的东西。”

而英格特别喜欢用这支笔写字，因此在四年之后她还觉得这件礼物漂亮。蕾娜特叹口气，回答说，她至少不应该忘记它所代表的屈辱。

蕾娜特。英格将一枚邮票贴到信封上，检查下地址。她们曾在巴特奥恩豪森的疗养酒店里住隔壁，第一天就在停车场上交谈了起来，当时

英格站在那里对着坚持送她过去的瓦尔特的背影挥手。

她明白，瓦尔特的关怀也跟女儿皮娅在跟男友飞去度假前将她的奥迪停在了父母那儿有关。瓦尔特提醒他的女儿注意，这么一辆车也得动动才好。皮娅有点犹豫地将钥匙和资料留给了他。“可别开太远，爸爸，开门关门不要太粗暴，好吗？这是辆汽油车，不要加柴油。”他当然随即给她做了一场有关某种税务弊端的报告，可皮娅已经见怪不怪了。

瓦尔特还打开了顶盖，让他的灰发迎风飘扬，就在英格目送丈夫远去的时候，蕾娜特站到了她身旁。

“好漂亮的车。”

“是的。”英格礼貌地回答，吓了一跳，因为她多次听到驱动装置“咔嚓”响，“是辆奥迪。”

她转身面对蕾娜特，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蕾娜特身材魁伟，至少这是给英格的第一印象。她个子很高（至少一米八），女性特征明显（八十公斤，乳房肥硕），红头发（肯定是染的，发型漂亮），长发很有品味地高高绾起（很不整齐，但这是故意的），穿一套带银色饰物的深红色服装（更像一件超大的长袖长袍），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印第安人首饰）。

英格张口结舌地盯视片刻，才鼓起勇气，伸出手去。

“您好，我叫英格·穆勒。您也住在这家酒店吗？我每年都来这儿节食疗养，又到时候了。”说最后一句时她难为情地笑笑，捏捏臀部的脂肪，旋即又放开来，因为她发觉蕾娜特同一部位的脂肪差不多是她的双倍。“这个，我是说……”

蕾娜特最后望一眼驱车离去的瓦尔特，向英格侧过身来。

“那是您丈夫吧？我叫蕾娜特·冯·格拉夫，您就叫我蕾娜特好了。我也是年年来这儿，来做点瑜伽、桑拿这些能拨动女人心弦的东西。精神和肉体保持和谐，才能抵抗世界和男人。”

英格的目光不安起来。“抵抗？男人？”

蕾娜特浓妆艳抹的脸上浮起笑容。“我已经看到了，您也得自己拎您的小行李。”她挽起英格的胳膊，将她推向酒店大门的方向，“亲爱

的，我相信，我们在这儿相遇，不是巧合。我感觉我们可能会意气相投，接下来的几周我俩会玩得很开心。现在您先慢慢打开行李吧，等您忙完了，您就直接敲我的门好了，我们去喝上一小口饮料彼此欢迎一下。”

一小口香槟变成了整整一瓶。新女友讲话和喝酒的速度给英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比英格年轻十岁，没有孩子，原是一位牙医的妻子，现在已经离异。

“您知道，我每周在维尔纳的诊所里做两天接待，料理住宅和花园，为他的高尔夫球友们做饭，安排我们的休假，维尔纳是怎么报答我的呢？他跟门诊的女助理上床。”

英格同情地拉起蕾娜特的手。“太可怕了。您怎么处理的呢？”

蕾娜特漫不经心地将一缕头发塞回去。“我得到了房子和汽车，大夫先生付给我一大笔钱。他也应该这么做，毕竟全是他的错。嗯，那小子，大出血了。”

她满意地莞尔一笑，重新给自己倒香槟。

英格果断地粘好信封，塞进拎包里。她现在不应沉浸在回忆里，而是该去换衣服。“高顶头盔”酒吧里可以吃的小东西价格肯定要比尤尔根的街角酒馆里的咖喱烤肠加薯条贵点，瓦尔特知道了肯定会发火的。英格挺直腰背，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想象瓦尔特的面部表情。

“是啊，亲爱的，你就发火去吧，我马上就要给自己叫一份至少三十欧元的高档菜了。”

如果吃完后再喝一杯速溶咖啡，那几乎就要挥霍三十五欧元了，她低声笑起来，这感觉真好。只可惜瓦尔特不会知道，但她可以讲给哥哥海因茨听，他也总喜欢因为这种事激动。

海因茨。在事关钱的时候，他不像瓦尔特那么严重，但在饭店里他不敢看账单。他叫来账单，然后将钱包塞给夏洛特或孩子们，自己去上厕所。你绝不可以告诉他花了多少，不然他会闷闷不乐。但他还是喜欢外出吃饭。

相反，瓦尔特会挨个儿核算，检查账单上的税单号，然后问英格如果她自己做会花多少钱：“差不多就行，不必精确到一分一厘。不到